

中央民族大学“985工程”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

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

主编◎文日焕

达斡尔族英雄叙事

DAWOERZU YINGXIONG XUSHI

吴刚 孟志东 那音太 ◎ 搜集 整理 译注

 民族出版社

中央民族大学“985工程”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

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

主编◎文日焕

达斡尔族英雄叙事

DAWOERZU YINGXIONG XUSHI

吴刚 孟志东 那音太 ◎ 搜集 整理 译注

 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达斡尔族英雄叙事: 汉文、拉丁文/吴刚, 孟志东, 那音太搜集、整理、译注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13. 1

(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/文日焕 主编)

ISBN 978 - 7 - 105 - 12617 - 0

I. ①达… II. ①吴… ②孟… ③那… III. ①达斡尔族—英雄史诗—诗集—中国—汉语、拉丁语 IV. ①I22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2560 号

策划编辑: 欧光明

责任编辑: 向 征

出版发行: 民族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

邮 编: 100013

网 址: 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字数: 450 千字

印 张: 30.5

定 价: 80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5 - 12617 - 0/I · 2401 (汉 2679)

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汉文编辑二室电话: 010 -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: 010 - 64224782

序

梁庭望

在我面前展现的《达斡尔族英雄叙事》译稿，像是春天百花园里突兀而起的一丛鲜花，令人眼睛一亮，格外瞩目。过去曾经有人认为，达斡尔族没有英雄史诗，我不相信。中国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是中国著名的英雄史诗带。处于这个史诗带内的达斡尔族，其祖先契丹人曾经驰骋北中国，伟绩丰功，彪炳中华青史。至今，俄罗斯人仍称中国为“契丹”（“Китай”），怎能没有英雄史诗？！现在，吴刚在孟志东先生的指导下，用事实打消了人们的疑惑。这说明，在中国民族不分大小，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中，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、有自己的贡献。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！

《达斡尔族英雄叙事》中英雄史诗部分，虽然收入的只有 600 余行的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和约 2000 行的《绰凯莫日根》，却给我们带来了大兴安岭茫茫林海的浓浓气息，把人们引入扑朔迷离的幽林深处。在那里使我们看到了令人兴奋莫名而又惊心动魄的神秘世界。在这两部史诗中，演绎着达斡尔族人豪迈的英雄主义。这是史诗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。

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千里无日色的莽莽森林里，达斡尔人与草原、森林中疯狂追逐的猛兽争夺生存的空间，和冬日的狂风大雪相搏斗，锤炼了达斡尔人的民族性格：豪爽，粗犷，强悍，充满智慧！九个头的耶勒登给尔莽盖，十二个头的哈日谢勒莽盖，都不足以让达斡尔族

2 || 达斡尔族英雄叙事

人畏惧，对任何恶魔都能够战而胜之！七十万马群，亿万畜群，奔腾在草原上。那壮阔的场面，彰显了达斡尔族人的英雄气概。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这部史诗中，英雄降生、英雄获取神通、英雄死而复生、英雄征战的四部结构；在《绰凯莫日根》这部史诗中，英雄遇害、假英雄比武求亲、英雄复生比武求亲、英雄结义、英雄再次死而复生、英雄复仇的六部结构，都紧紧围绕着彰显英雄主义这一主题。死而复生的情节，在诗中得到了热烈的赞颂，表达了达斡尔族人顽强的生命意识。就是被野猪吞了都能把它的心掏出来，还有什么凶险能够难住达斡尔族人？！

《达斡尔族英雄叙事》收入的《少郎和岱夫》是近代英雄叙事诗，可与蒙古族《嘎达梅林》媲美。该英雄叙事诗充分反映了达斡尔人坚强、勇敢、正义的民族性格。《少郎和岱夫》总计1972行，主要情节是：老西子欺百姓、岱夫寻枪马、火烧老西子、枪杀马师长、西莫胡屯庆功酒、大闹葛根庙佛堂、军德联合唐哥、袭击王家大院、为护百姓英雄被铺、火烧芦苇塘。故事情节曲折、环环相扣。作为活态的英雄叙事诗，实在难得。这三部长诗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这个民族历史的窗口，从这三部长诗里，人们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足迹、生活习俗、文化蕴涵和宗教信仰加深了了解，充满了敬意。诗中所塑造的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、绰凯莫日根、少郎、岱夫英雄的形象，正是这个民族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象征。

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、《绰凯莫日根》、《少郎和岱夫》，其表现手法独具匠心，情节描写曲折诡谲离奇，惊心动魄，反映了这个民族不平凡的轨迹。其直率而刚性的语言正是英雄形象的塑造所必需的，很带有狩猎畜牧民族粗犷性格的特点。吴刚在翻译时，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原本的意思，较好地保持了民族文本的风格。原本的每个小节的行数是不相同的，每行的词数和音节也不相同，所用的语言与一般汉语的表达习惯也不尽相同，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，这些在译文中都尽力予以保持，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也能够大体领略到本民族文本的风格。当然，韵律无论如何是无法保持的了，但这并不影响对原本意思和风格的理解。译者的前言对三部长诗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

评述，这有助于读者对长诗的理解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由拉丁转写、汉文对译、汉译文组成的科学采集本是成功的。

民族文学面对全国的展示，需要有这样的译作。这样可以使作品走出民族本身的地域，真正成为各民族可以共同享受的精神产品。以此可知，这个工作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。是为序。

2011年8月11日

于中央民族大学

contents 目录

前 言	吴刚 1
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	19
题 解	21
一、拉丁转写、汉文对译	23
二、汉译文	63
《绰凯莫日根》	85
题 解	87
一、拉丁转写、汉文对译	89
二、汉译文	213
《少郎和岱夫》	279
题 解	281
一、拉丁转写、汉文对译	283
二、汉译文	411
后 记	479

前 言

吴 刚

—

在达斡尔族口头传统当中，有着较为丰富的英雄故事、英雄史诗和英雄叙事诗。达斡尔族英雄史诗反映的是莫日根英勇征战的故事。在目前已搜集到的莫日根故事中，约有十多篇反映的是古老的英雄叙事。可见，达斡尔族英雄史诗与莫日根故事关系紧密。蒙古族学者仁钦道尔吉在研究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时，曾专题讨论过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的共性问题，其中，就提到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关系。^①达斡尔族学者赛音塔娜在《达斡尔族文学史略》中，将达斡尔族的莫日根故事从内容上分成三大类：第一类是目前学界公认的莫日根故事——英雄史诗，这类的代表作有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和《绰凯莫日根》；第二类是散文化的莫日根故事，即散文化的英雄史诗，如：《库楚尼莫日根》、《洪都尔迪莫日根》、《昂格尔莫日根》、《德洪莫日根》等；第三类则属于衰变期的莫日根故事，这类作品有《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》、《珠贵莫日根》、《阿尔塔尼莫日根》、《哈

^① 参见仁钦道尔吉：《关于中国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、英雄故事的一些共性问题》，载《民族文学研究》，1989（6）。

2 || 达斡尔族英雄叙事

热勒岱莫日根》、《哲尔迪莫日根》等。^① 赛音塔娜对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的分类研究，拓宽了英雄史诗的研究视野。

根据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来看，反映远古英雄征战的长篇莫日根故事属于英雄史诗类型。只不过，有些“莫日根故事”是散体。关于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的散、韵问题，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，以及笔者的调查了解，得出一个结论：提供莫日根故事的艺人大部分是唱的。据达斡尔族学者奥登挂说，她在20世纪60年代搜集《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》故事时，唱者使用纯达斡尔语，非常动听。唱者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乔泽成的父亲，老人的名字叫图木热。采访以后才得知，老人还是个萨满。那时没有录音机，整理时只好根据记忆，译成散体。又据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介绍，他收集莫日根故事时，艺人们也都是用达斡尔语演唱。由于译成韵体有一定难度，采风时又没有录音设备，回来后，根据笔记，追记整理成散体。于是，这些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就以散体的形式出版了。根据上述情况，以及故事的内容，我们可以认定，这些莫日根故事属于英雄史诗。

与英雄史诗相关的另一种文类是“乌钦”，乌钦是达斡尔族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孕育出的艺术形式。对于乌钦的发展轨迹，我认为可以这样划定：乌钦的源头是雅德根祷词，包括英雄叙事歌，后来发展为长篇“扎恩达勒”（“扎恩达勒”即民歌），到了清代，产生了“乌钦”名称，随即，也有了民间乌钦与文人乌钦之分。^② 也就是说，乌钦与早期英雄叙事歌关联紧密，仪式形式早已产生，而名称迟至清代才出现。我认为，在达斡尔族口头传统当中，无论是英雄史诗还是乌钦，它们的艺术形式是相同的，只是名称不同。英雄史诗是从西方引用过来的概念，而乌钦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名称。对于英雄叙事的内容，都可以在乌钦的艺术形式中来表达。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和《绰凯莫日根》属于古代英雄叙事，而产生在20世纪初的

① 参见赛音塔娜、托娅：《达斡尔族文学史略》，40~43页，呼和浩特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1997。

② 参见吴刚：《达斡尔族“乌钦”考论》，载《民族文学研究》，2011（3）。

《少郎和岱夫》则属于近代英雄叙事。

二

对于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，达斡尔族学者恩和巴图在其文章中
说：“据一些老人回忆，史诗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直至本世纪二三
十年代还流传于达斡尔族地区。那时他们听到过有人讲述它，而且还
能讲好几个晚上。但据调查，到五六十年代时在达斡尔族地区已经无
人能咏唱或系统地讲述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。只流传其中的某些片
段。”^①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科学采集本有两个，一是苏联的蒙古学
家鲍培在其《达斡尔方言》（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）中，收入他1927
年到内蒙古调查蒙古语喀尔喀方言时搜集到的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。
这是散韵结合的版本，散文部分占四分之一。二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
孟志东从苏联出版的《达斡尔族研究》上，找到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
音标记录本。两本无大区别，前者由294行韵文和一段叙述性散文
构成，后者由498行韵文构成。本文采用的是孟志东搜集到的版本。
^②《绰凯莫日根》是孟志东1963年3月搜集到的，由莫力达瓦达
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民间故事讲述家敖德永所唱。1996年，内蒙
古教育学院中文系学生金文萃搜集民间故事时，无意间搜集到《绰凯
莫日根》变体，讲述者叫敖造荣（1929—1997年），鄂温克族，据说
带病唱了近一个小时。^③以后，就没有听说谁会唱了。以上说明这两
部英雄史诗的珍贵价值。

① 恩和巴图：《关于达斡尔族英雄史诗〈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〉》，见《达斡尔族研究》第六辑，52页，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，1998年7月。

② 据孟志东讲，他为了故事完整，又加入100余行，至此达到目前的614行。

③ 参见赛音塔娜、托娅：《达斡尔族文学史略》，38页，呼和浩特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1997。

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比较短，600余行，在流传过程中，部分内容可能佚失。主要由英雄降生、英雄获取神通、英雄死而复生、英雄征战几部分组成。《绰凯莫日根》比较长，约2000行。主要由英雄遇害、假英雄比武求亲、英雄复生比武求亲、英雄征战结义、英雄再次死而复生、英雄复仇几部分组成。

达斡尔族英雄史诗的中心内容是部落战争，部落战争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基础。英雄史诗反映的是民族形成过程中部落、部族之间的斗争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最初觉醒。^①在这两篇史诗中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是英雄时代的部落首领。史诗中都有他们征服对手的曲折情节，只是对手是有神魔色彩的莽盖。其实，无论是阿勒坦嘎乐布尔特与公野猪、西海大蟒蛇作战，还是绰凯莫日根与耶勒登给尔莽盖、狮子作战，在现实社会中，都是在与另一部落首领作战。作战的结果，或征服、或消灭对方，最终正义战胜邪恶，人民由分散到统一，形成了新的部族，这就表现出了民族意识的觉醒，为民族形成奠定了基础。这部落战争的核心内容是为财产、为女人而斗争。

争夺财产，是因为人们有了私有欲望，而在利益再分配当中，也就有了阶级之分，这是阶级意识的觉醒。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，开篇一对老夫妇因为无子，所以为千万畜群财产无人继承而发愁。说明这个时期，达斡尔族已经有了私有制。至于“公野猪”，可以认为是另一部落首领强悍形象的代表；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去西海打死蟒蛇获取珍木，可以认为是到另一部落争夺财产。从这对老夫妇已经有了千万畜群财产来看，这在当时不是孤立现象，其他部落也应该产生了私有制。这征服的战争，看似是与莽盖作战，实质上，还是为财产而斗争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表现更突出。《绰凯莫日根》中有了贵族、奴仆和平民之分。贵族是绰凯莫日根、纳日勒托莫日根，奴仆有马倌儿阿格乐吉、仆人巴荣宝、使女，还有管家巴

^① 参见潜明兹：《英雄史诗简论》，见《潜明兹自选集》，267页，世纪出版集团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。

格乐吉，以及普通平民等。这表明已经有了阶级分化。此外，还有更大的部落阶级差别。从纳日勒托莫日根的口中得知，在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的祖父祖母时代，经常送来鱼、貂、猞猁。也就是说，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是另一部落的形象代表，他们常给纳日勒托莫日根部落进贡，这就是部落之间的利益侵夺。从纳日勒托莫日根直至以上七代，都为掠夺财产而战，而纳日勒托莫日根谋害一百个女婿的目的，也是为侵夺他们的财产。可见，在阶级分化的初期，人的占有欲带来了无穷的罪恶；但同时，又反映了一个时代由野蛮步入文明的发展进程。

从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，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，也意味着男性在家庭具有了统治地位。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，丈夫武勒迪汗出去放牧，而妻子温贡呼兰理家。说明此时的达斡尔族社会，男女在家庭中已经有了新的分工。可见，这是一个父权制的时代，已经脱离了母权制，女人地位开始下降。所以，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安金卡托做为财产被前来招亲的莫日根们争夺；就连管家巴格乐吉也为得到安金卡托而害死绰凯莫日根，冒名去比武招亲。在英雄史诗中，男子以箭夺魁、克敌制胜是英雄娶美女为妻的普遍形式。这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也不例外。其实，这有暴力抢婚的色彩，它是每个民族发展早期必然发生的现象。说到一夫一妻制，它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，这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也有所体现。绰凯莫日根被纳日勒托莫日根害死，被天神和其女救活后，仙女表明想法，想做人间的媳妇。她和绰凯莫日根说话时，脸已羞红，可见她仰慕英雄。但最后，绰凯莫日根并没有再娶她，而是把她许配给了阿荣宝。这是婚姻制度的文明表现。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这种一夫一妻可能是寄托了达斡尔族人民的爱情理想。我们从绰凯莫日根和安金卡托的爱情中，能够看到安金卡托的无限专一与忠诚。自从她嫁给英雄绰凯莫日根后，就开始为丈夫的安危而担忧，当知道丈夫被害，她跑到海边寻夫，体力耗尽而死。当她被救活后，又要为夫殉情，表现了达斡尔族妇女坚贞的爱情观。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对美好爱情的憧憬。总之，这部作品反映了达斡尔族婚姻制度的文明发展。

达斡尔族英雄史诗中的“莫日根”，在达斡尔语中是“神箭手”的意思，既是英雄，也是部落首领，也或是萨满。当然，有的“莫日根”也有反面形象，比如纳日勒托莫日根。一般说来，“莫日根”都是正面形象。艺人在口头创作英雄史诗过程中，赋予了莫日根强大的能量和美好的品德。莫日根往往具有高超的骑射本领，具有英勇善战、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。他们个个都是传奇式的人物，臂力非凡，性格豪放，嫉恶如仇。例如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杀公野猪，打蟒蛇；绰凯莫日根降伏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，都是单人独骑，深入敌方，勇敢杀敌。莫日根又能指挥各种“神灵”，例如，绰凯莫日根不仅战胜了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，而且还能任意调遣他们。莫日根往往为百姓利益着想，舍己为人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杀公野猪就是为百姓除害；绰凯莫日根消灭纳日勒托莫日根后，把所获财产分给百姓。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要吃掉纳日勒托莫日根时，绰凯莫日根心软为岳父求情，表现了绰凯莫日根有血有肉的丰富性格。可以说，绰凯莫日根的英雄形象，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尚武、雄劲的性格特征；绰凯莫日根的优秀品格，反映了达斡尔族人民的精神向往。同时，也表现了达斡尔族人民仇视“假、丑、恶”，追求“真、善、美”的民族心理。不过，莫日根也并非法力无边、完美无缺，他们也需要外力的支持与帮助。莫日根作战，往往得到神灵指点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，最终取得胜利。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到西海取珍木，是得到了天神的指点；绰凯莫日根找纳日勒托莫日根，也是天神的指点。他们在去杀敌的时候，往往又是得到神马相助。在莫日根死了之后，又往往得到莫日根未婚妻或姐妹即女萨满的帮助而复生。总体说来，“莫日根”具有鲜明的现实特征，呈现了部落首领英勇顽强的不屈性格。

达斡尔族英雄史诗中的莫日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马。如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的坐骑是黄骏马（kaltaar mori），绰凯莫日根的坐骑是斑马（saarele mori）。在其他莫日根故事中，德洪莫日根的坐骑是花马（alaar mori），昂格尔莫日根的坐骑是银白色的马（soor mori），阿波卡提莫日根的坐骑是赤红马（jeerd mori），库楚尼莫日根的坐骑是火红马（jeerd mori），哈热勒岱莫日根的坐骑是青灰色的青云骏（eulen

kuku hulaan mori)，德莫日根的坐骑是乌雅坐骑（saarel mori），绰库尔迪莫日根是两个坐骑，一匹是飞空骏，一匹是追风骏，等等。达斡尔族史诗中对马的颜色划分细致，语汇丰富，还往往用额鬃、四肢、尾巴的特征来区分骏马，而至于骏马走步方式以及各种的美名更加丰富了。达斡尔族自古以来，就是一个剽悍骁勇、崇尚骑射的民族。在过去，马是达斡尔族劳动人民须臾不能离开的伙伴，它与人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它们是狩猎、放牧的基本交通工具；在战场上，它是英雄的“战友和参谋”。做为“莫日根”的坐骑，它是不同寻常的马，往往具有神奇般的力量。它们不仅给主人担当交通工具，而且还是主人的忠实的“战友”、得力的“参谋”。英雄的马是人格化的马，能与主人交谈，预测战情，出谋划策，对付敌人，在史诗中完全被拟人化了。如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的金黄骏（kaltaar mori）说：“朝着西海/高兴地把箭射出去/骑完了以后/抓住我的鬃毛/闭上两只眼睛/咱们呼啸着走去/你射的箭在上面/我停的工夫/把三个宝贝木头/拔走/高举鞭子/往我身上抽打吧！”金黄骏能与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对话，指点他如何取宝物。史诗对金黄骏作了细致入微地描写。金黄骏还具有人的情感，当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死去的时候，它看守主人尸体，夏天很热，为防止腐烂，它把自己身体变为墙，遮挡太阳的热量，用尾巴当作扇子，甩动为他纳凉。可见金黄骏先知先觉，它知道神仙要救主人，所以极力地保护好主人的尸体。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斑马能三条腿站在箭杆和箭筈上歇脚，它的速度比安金卡托绣枕头还要快，能像风一样飞跑。同样，斑马还会和人对话。比如它说：“把大海游过的话/变成血沫咱们死啊/现在后退二十里/把祖父祖母留下的箭/射向大海吧/箭到海的中央/它的筈向上立的工夫/我跑着过去/在它上面站着歇一会儿/再跳着飞驰吧！”绰凯莫日根采纳了斑马的话，渡过了大海。在整个英雄史诗中，骏马的言行往往推动着整个情节的发展。在莫日根征战过程中，骏马成为莫日根“并肩作战的同盟者”和“出谋划策的领路者”。可以说，骏马具有人性，发挥了人的作用，史诗赋予了它社会属性。与此同时，马的自然属性也表现得惟妙惟肖。在史诗的描绘中，使用了许多有关马的术语，例如，它的奔

跑、打滚、鬃尾闪动等，这让人感到马的神性，同时，也让人感到马的真实性。

“莽盖”是主要恶魔的形象，达斡尔语叫“Manggai”。满语中有对应的“Manggni”一词，其中“Mang”是“大、巨大”之意，“Manggni”则是“大人、巨人”之意。在达斡尔语中，“Manggai”基本涵义是“巨大”，实际上就是“恶魔”。“莽盖”这个恶魔形象，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和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是长着九头的耶勒登给尔莽盖、十二头的哈日谢勒莽盖，以及公野猪、蟒蛇、狮子等。孟志东说：“其实，在地球上并无此魔。‘莽盖’一词，完全是劳动人民针对穷凶极恶的反动头目所用的隐喻性代称。”^①“莽盖”的最终结局是被莫日根制服或消灭。如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打死了公野猪和蟒蛇，消灭了耶勒登给尔莽盖和哈日谢勒莽盖；绰凯莫日根制服了耶勒登给尔莽盖和狮子，结拜为兄弟，最终消灭了纳日勒托莫日根。这反映了达斡尔人民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心！与“莽盖”相同的，还有其他精灵形象，比如点三下头，扇动三下翅膀，暗示杀害绰凯莫日根的大雁；杀害绰凯莫日根时，仍在他身上的成精大乌龟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和“莽盖”一样的恶精灵。

这两篇英雄史诗运用了大量的比喻、夸张手法。比如，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杀死公野猪后，公野猪的心变成了红山包。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刚一降生就能下地跑，一顿饭能吃一头牛、一斗米。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绰凯莫日根“长有着簸箕一样的耳朵/他的喊声能把山岳震撼”。对斑马的描写是，“把金草吃着/把银水喝着/打三次滚/变得三根脊柱/它的速度比安金卡托绣枕头顶还快/它把脚跺三下/像受惊的飞禽一样飞走了！”可以说，比喻、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，让英雄史诗更加生动形象，达到了神奇效果。实际上，这是英雄史诗的神性特点所决定的。不过，这种神性不像神话中那样占主导地位，而是降为次要的位置，这是因为英雄史诗主要是

^① 孟志东：《达斡尔族民间故事评介》，见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：《达斡尔族研究》，208页，呼和浩特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，2000。

歌颂人的智慧和勇敢。英雄史诗除了具有神性成分和幻想因素之外，还有现实因素。英雄史诗是以英雄传说为基本素材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。表面上看这是从神话到英雄史诗的体裁变化，实质上，是人民群众开始对现实英雄人物的发生崇拜之情。当然，因为“莽盖”与“精灵”被英雄战胜，所以这英雄也带有神的力量。于是，民间歌手在歌咏英雄时，融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，让英雄史诗既像是在现实中，又像是在神的世界里，这就是英雄史诗的特色。

历史上，达斡尔族信仰萨满教，有着“腾格日”、“灵魂不灭”的观念，这在达斡尔族英雄史诗中多有体现。

“腾格日”，在达斡尔语中是“天”的意思，达斡尔族普遍有祭“天”的习俗。“腾格日”是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崇拜的最早对象，在达斡尔族中延续时间很长，已经渗透在人们的心理，渗透在各项民俗中。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，一对老夫妻“向天求子”，说明达斡尔族早期社会就有了“腾格日”观念。英雄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的出生，非凡间正常孕育，而是“腾格日”派小女儿下凡降子，可谓“天之骄子”。英雄的人生历程非同一般，刚一出生就被神化了。英雄降生人间就会跑，五岁就能射杀大雁、黄羊，十岁就能选取神马金黄骏，十八岁一顿饭就能吃一头牛。这些都说明阿勒坦嘎乐布尔特非同凡人。阿勒坦嘎乐布尔特获取珍木，是梦中得到头发苍白、飘着长胡须的老人指点。阿勒坦嘎乐布尔特遇难，苍天屈指而知，喂其神药，救其性命。这死而复生，又是苍天的帮助。说明这一切都是“腾格日”的力量。可见，在达斡尔族早期社会，人们就有“腾格日”崇拜。

关于“灵魂不灭”观念，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绰凯莫日根有两次死而复生的情况。第一次复生描写比较具体，绰凯莫日根死后，未婚妻安金卡托给他吃神药、跳舞。实际上，这属于萨满教的仪式。跳舞是追魂跳神，安金卡托能追魂、跳神、治病，俨然是一个萨满，成为了英雄的保护神。这死而复生的情节具有了萨满教的意味。可见，英雄求婚的对象既是人，又是神，是一个女萨满。绰凯莫日根再次死而复生，又是神仙和仙女救活了他，并救活了安金卡托和斑马。在史诗中，安金卡托和仙女都是女萨满的形象。关于死而复生，萨满教观

念是尸体不能腐烂。据说，雅僧萨满在阴世碰到亡夫，亡夫哀告求救，“‘雅僧萨满’庄重地告诉他，你已经死好多年，且尸体已腐烂，灵魂无法附体了，我确实不能救活你。”^①这在《阿勒坦嘎乐布尔特》中也有体现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死后，金黄骏看守主人的尸体，为防止尸体腐烂，把自己身体变为墙，遮挡太阳的热量，用尾巴当作扇子，甩动使他凉快。这是为后面苍天施法术救活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做准备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尸体不腐烂，萨满施法术，就能够让死者重返人间，这就是“灵魂不灭”的观念。

两部英雄史诗，都有英雄征战的情节。这征战并不是人间的战斗，而是莫日根与神魔之间的战斗，是萨满与萨满之间或萨满与神魔之间的战斗。这战斗是一场神力的较量，也是双方神灵的较量。在《绰凯莫日根》中，绰凯莫日根与耶勒登给尔莽盖、狮子、纳日勒托莫日根的战斗，就是如此。这人与神的战斗，反映了达斡尔人的原始信仰，流露出神话的痕迹。

这两篇英雄史诗全部是韵文形式，且看《绰凯莫日根》两节：

Nar garw beyd,

日 出 的 在 地 方

Nek qolgorsen baatur,

一 个 出 众 的 英 雄

Qookor moritii,

斑 马 有

Qookai mergen aasen.

绰 凯 莫 日 根 有 过

Dan adooyini dalan tum,

单 他 的 马 群 七 十 万

^① 乌力斯·卫戎：《齐齐哈尔达斡尔述略》，88页，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，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研究所，1987。